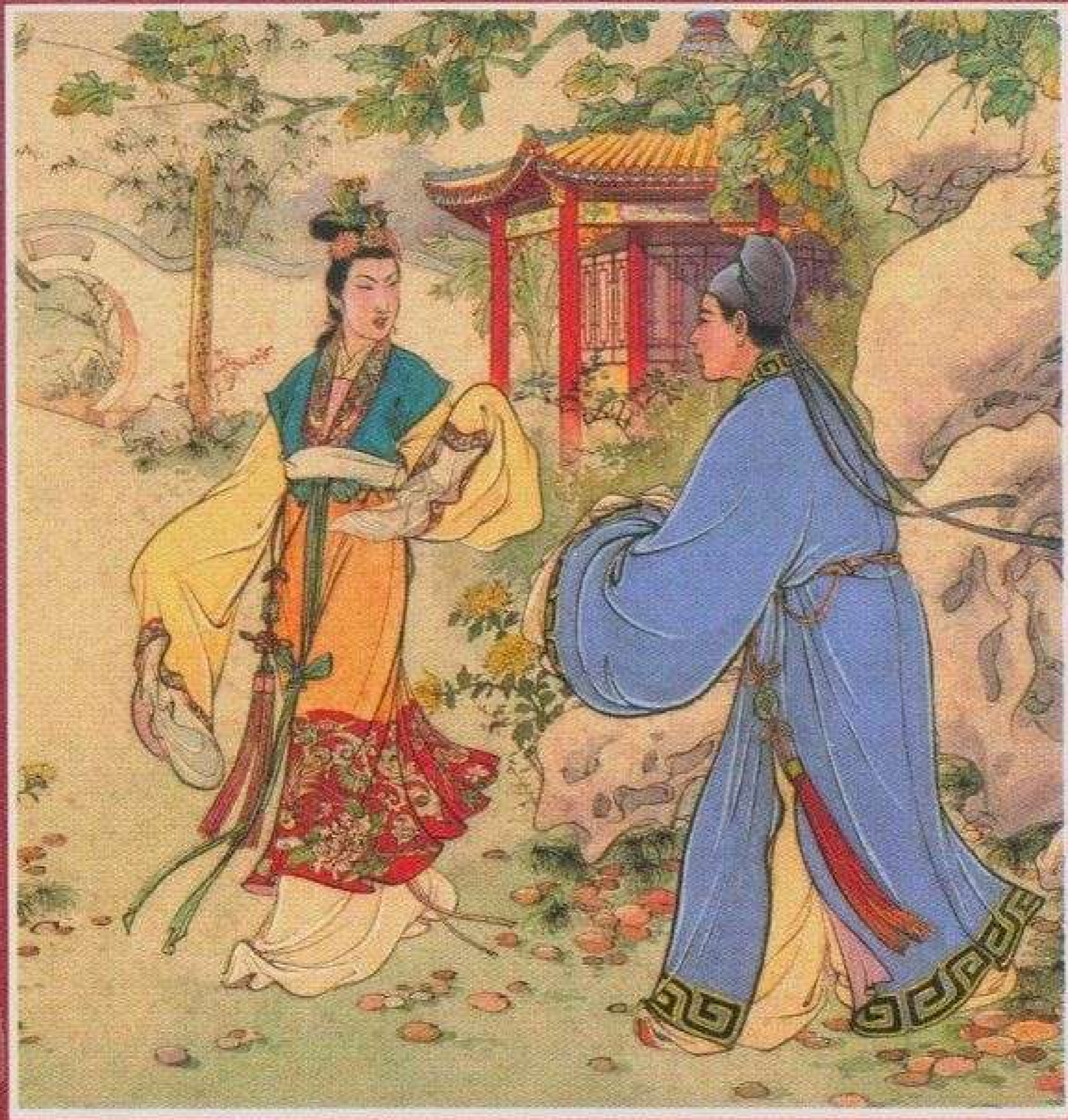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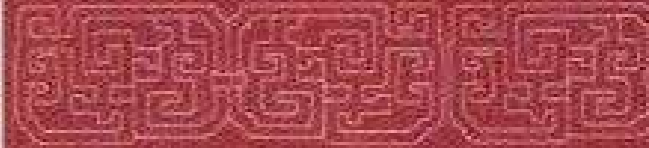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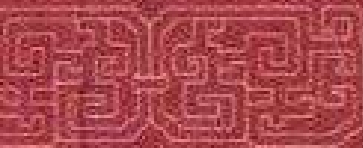


王
熙
鳳



紅樓夢
王熙鳳



红楼梦之三

王熙凤

原著：曹雪芹

改编：潘勤孟

绘画：张令涛

胡若佛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王熙凤是荣国府贾赦的儿媳妇。她聪明美丽，精明能干，但又阴险狠毒，贪婪成性。人称她『凤辣子』。

王熙凤独揽荣国府大权，克扣贪污，无所不为。宁国府贾珍的儿媳妇秦氏死了，贾珍委托王熙凤办理丧事。她虽未经办过这样的事，但自恃才干，好强逞能，乘机弄权。后来又指令地方官将一对相爱的青年活活拆散，致使两人双双以身殉情。而王熙凤在尝到甜头后，胆子越来越大，做了许多包揽词讼、高利盘剥的事。

王熙凤——凤姐是荣国府贾琏的妻子。她年纪虽轻，却是精明老练。由于她行事专断，异常狠毒，所以大家背地里叫她『凤辣子』。



一天，凤姐听到侄儿贾蓉的妻子秦可卿病重。她平日和这位侄媳妇很合得来，得了消息，也不带婆子、丫头，急忙赶到宁国府去。



宁、荣二府间，隔着一个会芳园。凤姐正要过园子，突然假山背后走出一个人来，朝着凤姐说道：『请嫂子安。』凤姐骤吃一惊，急忙后退。



凤姐定了一定神，这才认出站面前的是同族一个远房小叔子名唤贾瑞的；正待还礼，贾瑞笑道：『嫂子怎的连我也不认得了？』



凤姐忙笑道：『不是不认得，猛然一见，想不到瑞大爷在这里。』贾瑞道：『我不大进园来，今天刚来散散心，不想就遇见嫂子，这不是有缘么？』



贾瑞一面说，一面不住用眼睛瞟着凤姐。凤姐是个聪明人，见他这副光景，如何不猜着八九分？贾瑞见凤姐含笑和他说话，心中暗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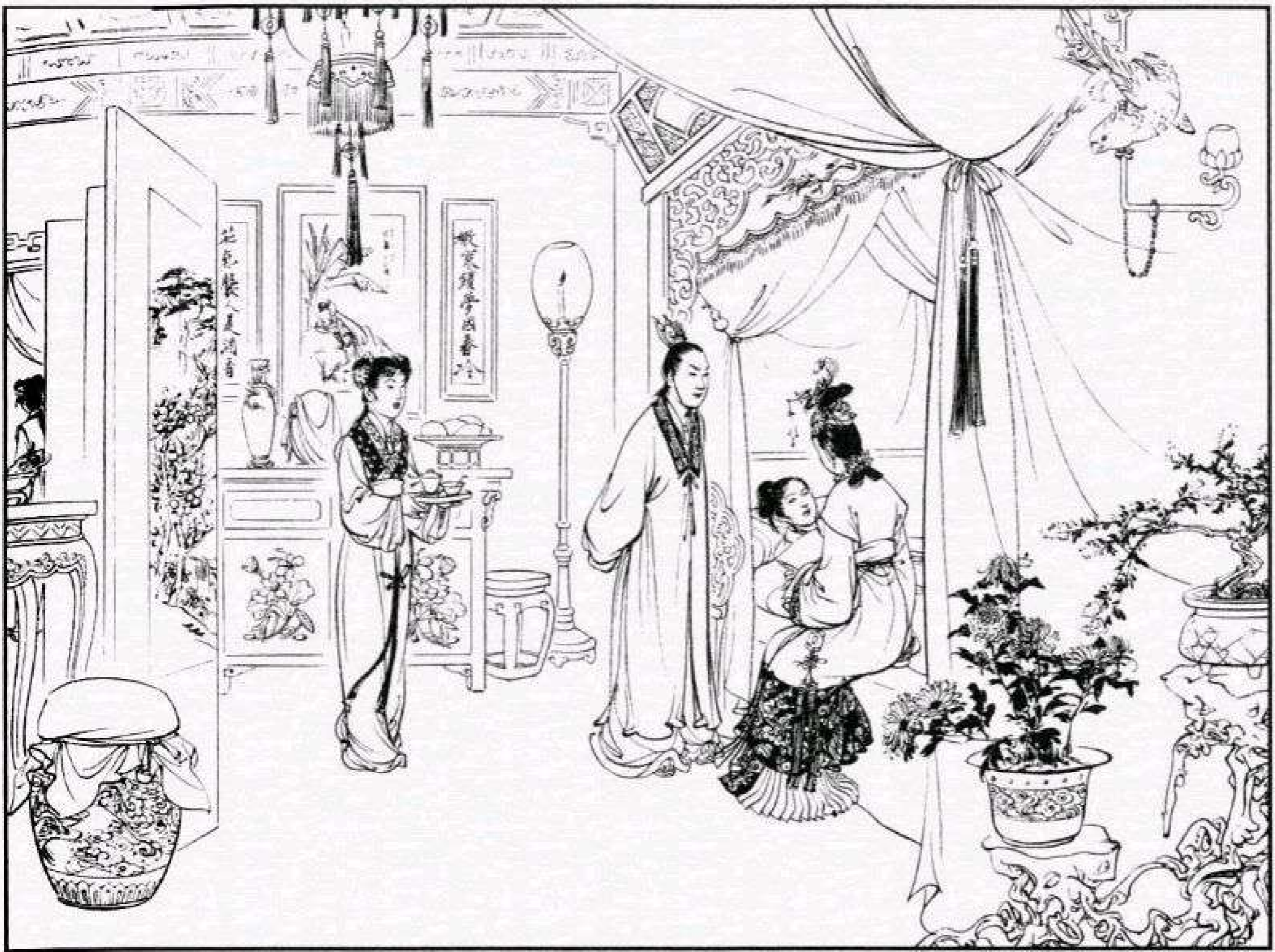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见贾瑞的神情越发不堪了，忙想脱身之计，因假意笑道：『怪不得你哥哥哥哥常提起你，说你好，说你和气。此刻没工夫和你说话，等闲了再会吧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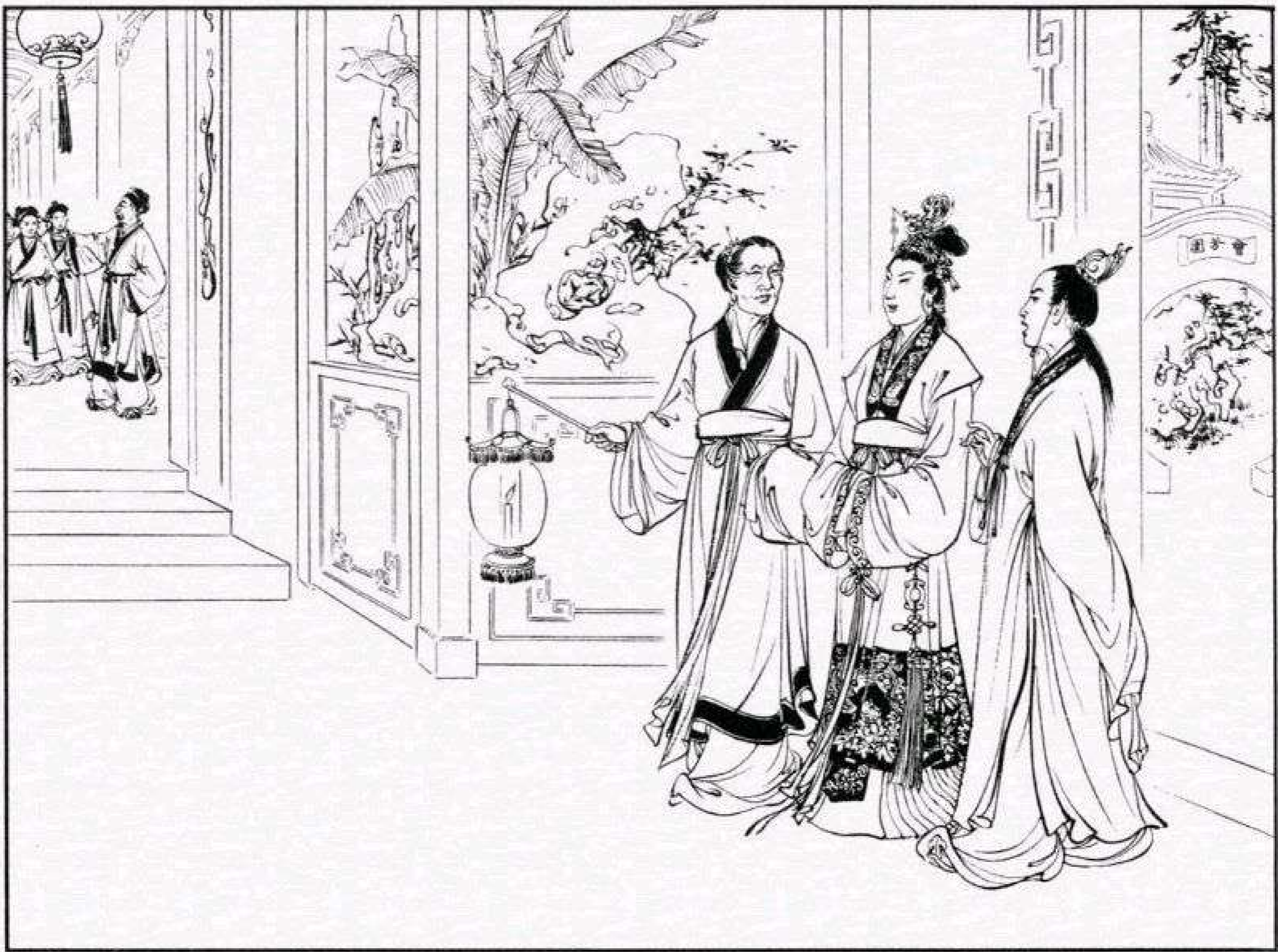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走开，偷观贾瑞还在看她，暗忖道：『这才是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」呢。哪里有这样禽兽不如的人？』



凤姐到了宁国府，进入秦氏房中，见秦氏躺在那
里，脸上手上的肉都削尽了。凤姐少不得说了许多安
慰话儿。



凤姐和秦氏谈了好一会，起身告辞。因天色已黑，贾蓉特地送出来。只听见老仆焦大喝醉了酒，在那里骂人。



贾蓉忍不住骂了几句，叫人把他捆起来。那焦大因当过太爷的亲随，从死里救出太爷，依仗功劳，哪里把贾蓉、凤姐放在眼里，越发大声叫骂起来。



焦大骂得兴起，索性连主子们的丑事都骂了出来：『……你们这些畜生，每日偷鸡摸狗，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，偷侄儿的偷侄儿，我什么不知道？』



凤姐和贾蓉听见，不觉脸上都红了，只好装作没听见，急急地走过去。贾蓉一直送到荣府，才辞别凤姐，自回宁府。



凤姐回到屋里，问平儿家里有什么事没有。平儿答道：『没有什么事，就是那笔三百两银子的利钱已经送来，我替你收好了。』



没隔两天，贾瑞果真进府来看凤姐。凤姐让座送茶，十分殷勤。贾瑞满面陪笑道：『嫂子在家，可也闷得很？』凤姐道：『正是呢，只盼有个人来说话儿。』



贾瑞道：『我倒天天闲着。』凤姐笑道：『你哄我呢，你哪里肯常到这里来？』贾瑞喜得头轻脚重，忙道：『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谎话，天打雷劈！』



贾瑞将身子往前凑一凑，要看凤姐的荷包，又问：「戴着什么戒指？」凤姐悄悄地道：「放尊重些！别叫丫头们看见了。」贾瑞听说，忙又后退。



凤姐又轻声地说：『这里不方便，你且回去，等晚上起了更，悄悄在西边穿堂里等我。』贾瑞忙说道：『你别哄我。』凤姐道：『你不信，就别来！』



贾瑞见凤姐大有抱怨之色，急得赌神罚咒，说道：『我怎么不来！一定来，一定来，死也要来的！』说罢，又叮嘱凤姐不可失信，方告辞而去。



凤姐等贾瑞去了，哼了一声，骂道：「这个混账东西！起这样的念头，叫他试试我的厉害！」当下找贾蓉来商量好，设下圈套，只等贾瑞自投罗网。



贾瑞好不容易盼到晚上，黑地里溜进荣国府，掩入穿堂。那边空落落的一片漆黑。贾瑞顾不得夜深风大，只管等着，心里焦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。



等了半夜，贾瑞见没有人来，又没有声响，心里不住猜疑道：『到底是哄我的！』再一想：『怕是有事绊住了脚。』正在胡猜，只见隐隐地走进一个人来。



贾瑞见了那个人，料定是凤姐，高兴得了不得，待那人影一到面前，便如饿虎扑食一般，拉住了『嫂子、嫂子』地乱叫起来。



可是那人只不作声。贾瑞正在起疑，忽然灯光一闪，又是一个人走了进来，提着烛台照道：『谁在这里呢？』贾瑞不看则已，看到了，真臊得无地可入。



原来黑暗里先进来的一个是贾蓉，提着烛台来的是贾蔷，两个都是贾瑞的侄儿。贾瑞临到这尴尬场面，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着。



贾瑞回身就跑，却被贾蔷一把揪住道：『别走！如今璉二婶子已经告到太太跟前，说你调戏她。太太气得死去活来，叫我来拿你，快跟我走吧！』



贾瑞听了，魂不附体，连说：『好侄儿，你只说没有见到我。放我走，我明天重重地谢你！』贾蔷道：『放你也可以，不知你谢我多少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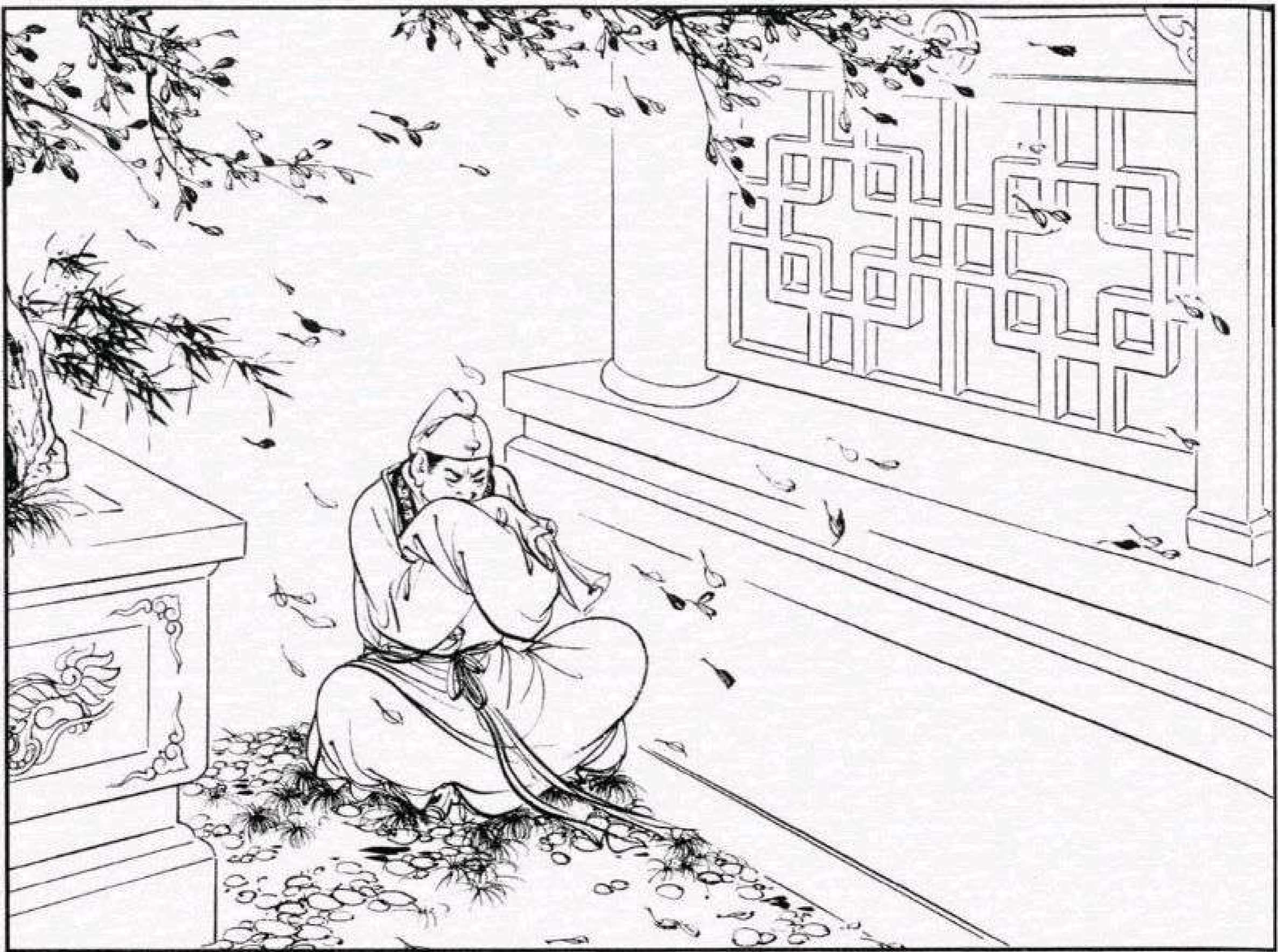
贾瑞只求脱身，忙写了一张文契，说自己赌输了钱，向贾蔷借银五十两。贾蔷把文契收进怀里，要待把贾瑞放走，贾蓉却又发作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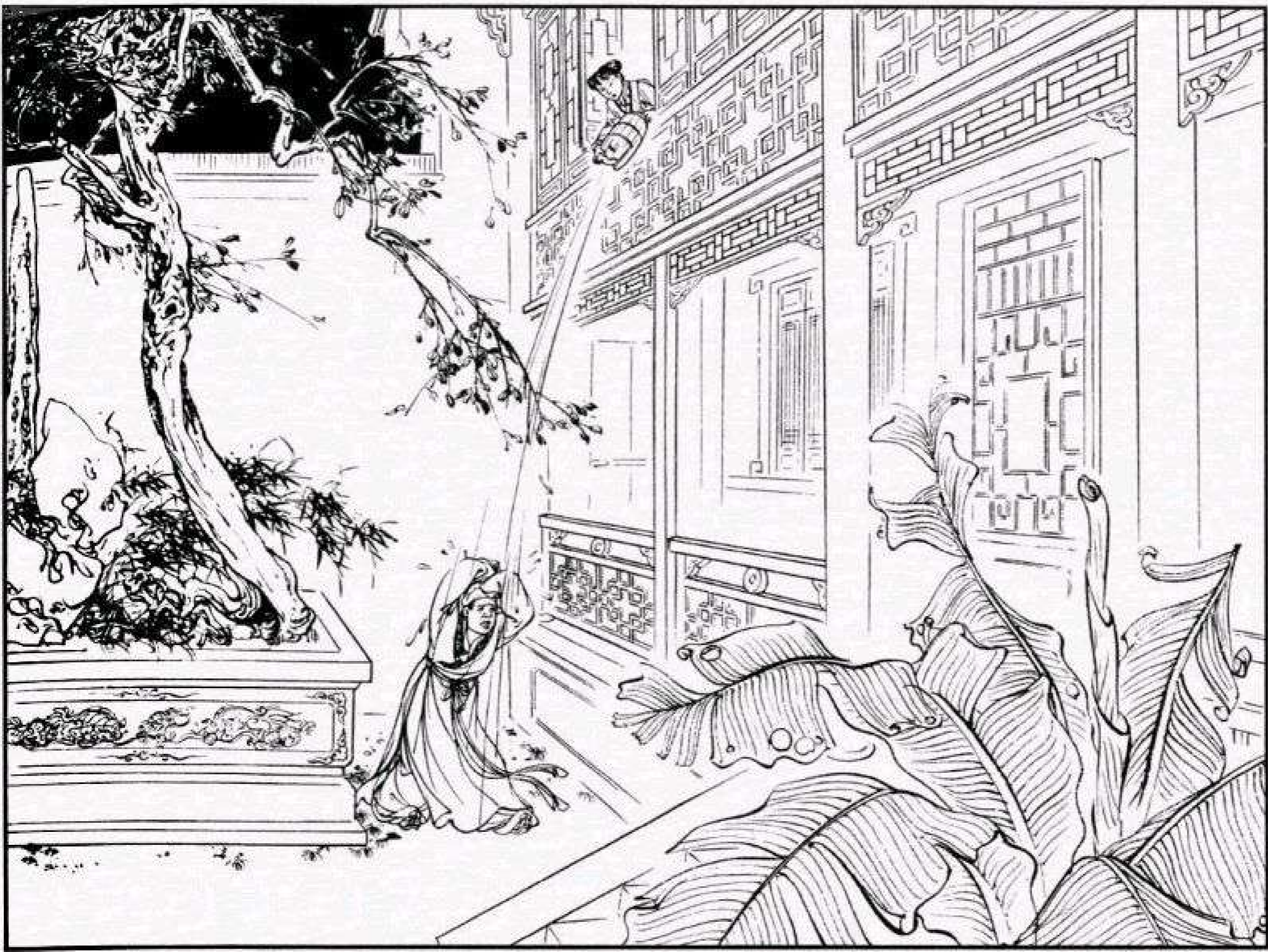
贾蓉先咬定牙关不依，只说：『明天告诉族中人评理！』贾瑞急得打躬作揖。还是贾蔷做好做歹，劝贾瑞也给贾蓉写了一张五十两的借契，方才罢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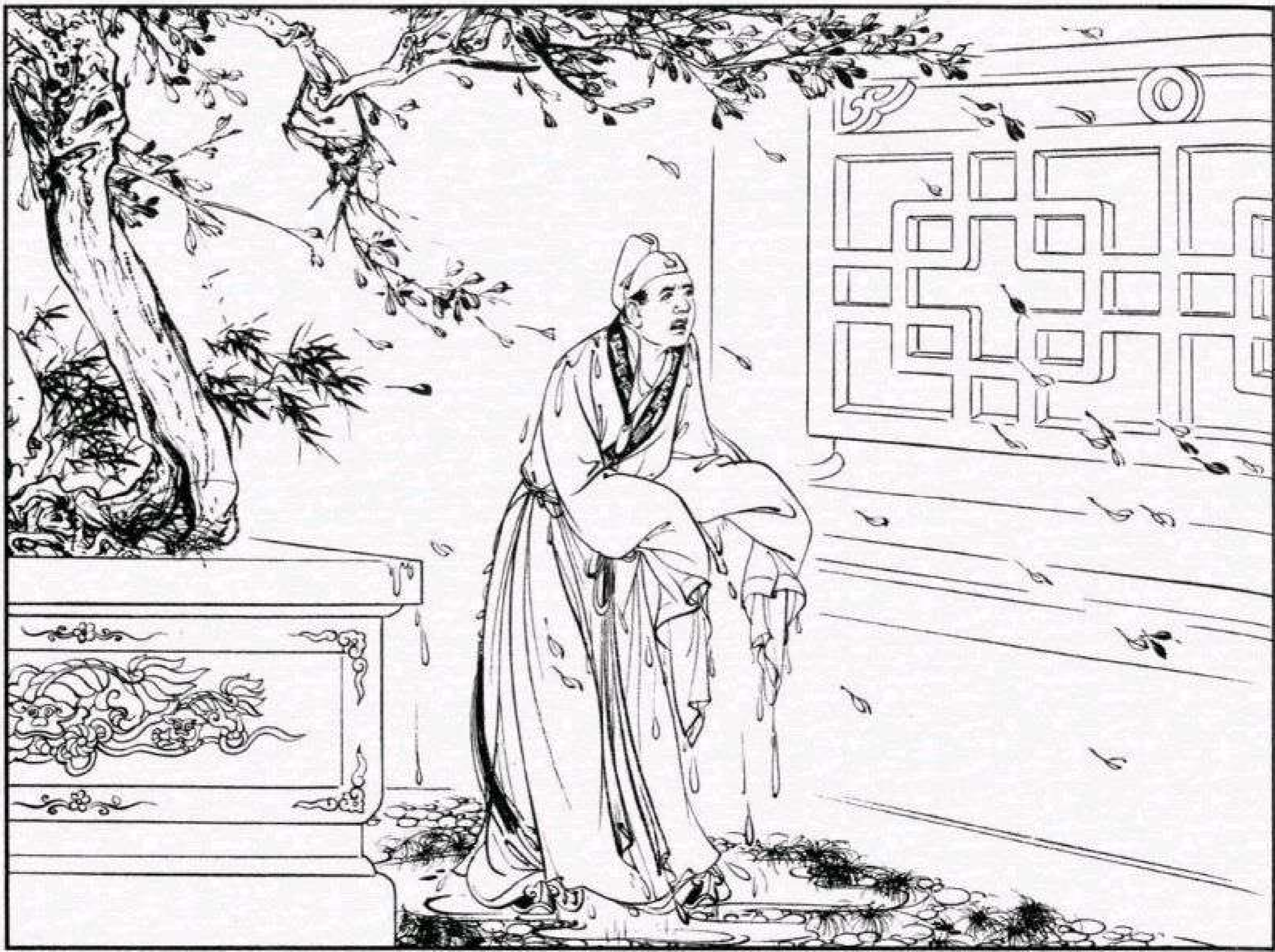
贾瑞三脚两步，跑出穿堂，却发觉通外面的角门早已关了。贾瑞暗中摸索，摸到大台阶底下，觉得风势小些，便暂时蹲在那里，再作打算。



不一会，只听得头顶上哗喇一声响，一桶冷水从楼窗口直泼下来，可巧浇了贾瑞一头一身。贾瑞正待『嗷哟』喊出来，忙又掩住口，不敢声张。



这时，正是腊月天气，半夜里寒气凛冽，侵肌裂骨。贾瑞原已冻得半死，再加冷水兜头一浇，不禁浑身抖索，心里又怕给人发觉，万分狼狈。



好容易熬到天明，一个守门婆子将角门开了。贾瑞趁她背过脸，一溜烟抱头鼠窜。幸而天光还没大亮，人却没有起身，他就从后门跑出来了。



贾瑞的祖父贾代儒，平日管教孙儿极严，不许贾瑞走错一步，如今见他一夜不归，又弄成落汤鸡模样，料定他在外酗酒赌博，再也想不到是这段公案。



贾代儒发狠打了贾瑞三四十板，还不让他吃饭，叫他跪在院里读文章。贾瑞先冻了一夜，又挨了打，饿着肚子跪在风地里，几重折磨，因此得病。



贾瑞病倒，在床上胡思乱想，忽而觉悟凤姐是在玩弄他；忽而又糊涂起来，痴心迷着凤姐。病势一天重似一天，请医疗治，总不见效。



腊尽春回，贾瑞这病更加沉重，整日咳嗽，痰里带血，合上眼便梦魂颠倒，满口呓语。贾代儒着慌，又请了名医来，名医只说要多吃人参汤，培补元气。



这人参比金子还贵，贾代儒哪里有这力量？只得去求王夫人。王夫人让凤姐称二两给他，凤姐回说：『家里藏的本来不多，前儿老太太配药统用光了。』



王夫人道：『就是我们这边没有，你也该到你婆婆那边找找。给人家吃好了，也是救人一命。』凤姐表面答应，却胡乱寻出一些参须，只有几钱，给了代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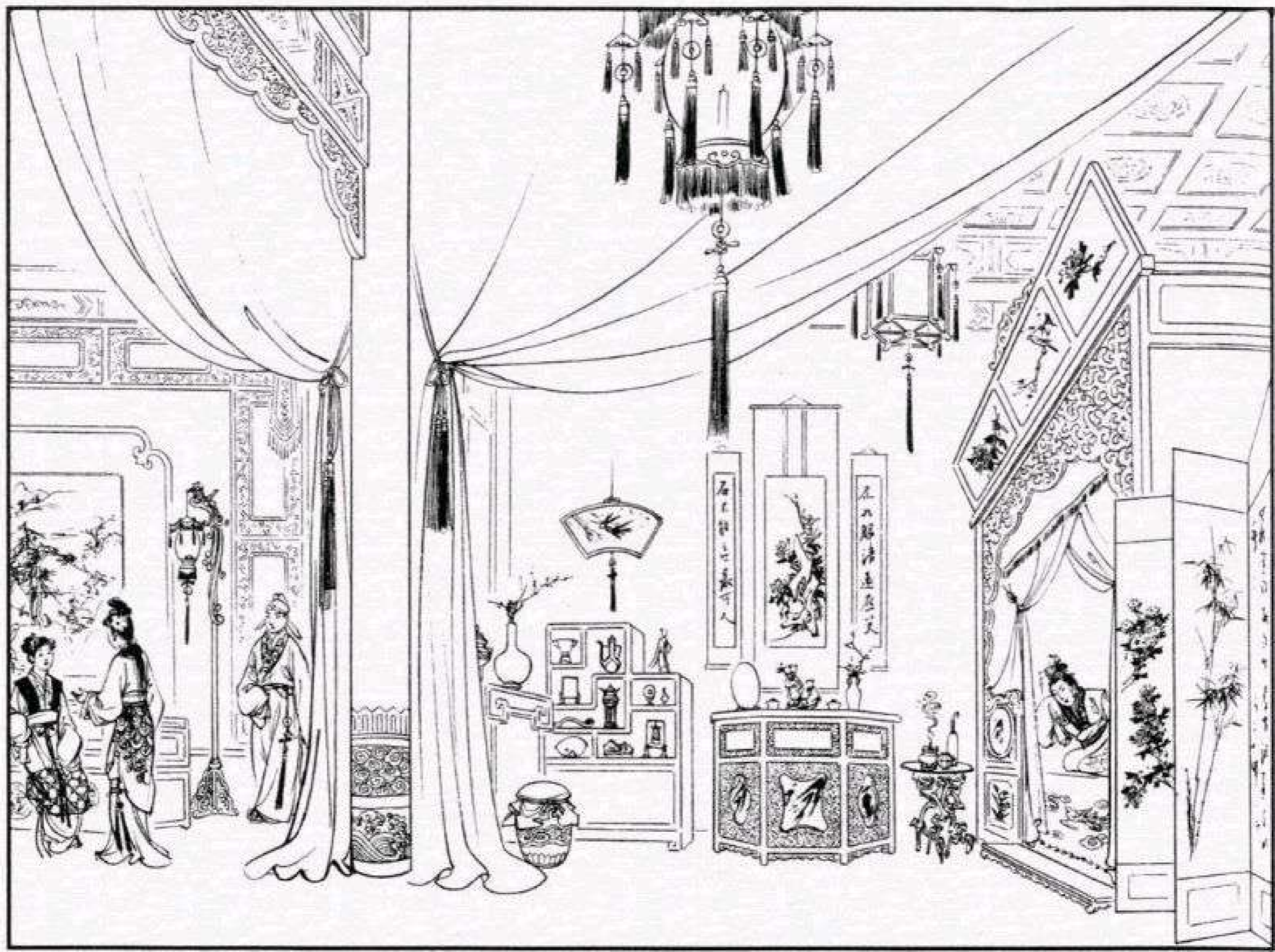
贾瑞吃下人参汤，依旧无效。一晚，他像清醒了一些，嘴里自言自语，叫着凤姐的名字，一忽儿不动了。众人急忙上前看时，已经断了气了。



凤姐听得贾瑞已死，心里暗暗得意，冷笑一声说：『该死！死得好！』她自以为手段高明，杀人不用刀，从此以后，行事越发逞强，胆大妄为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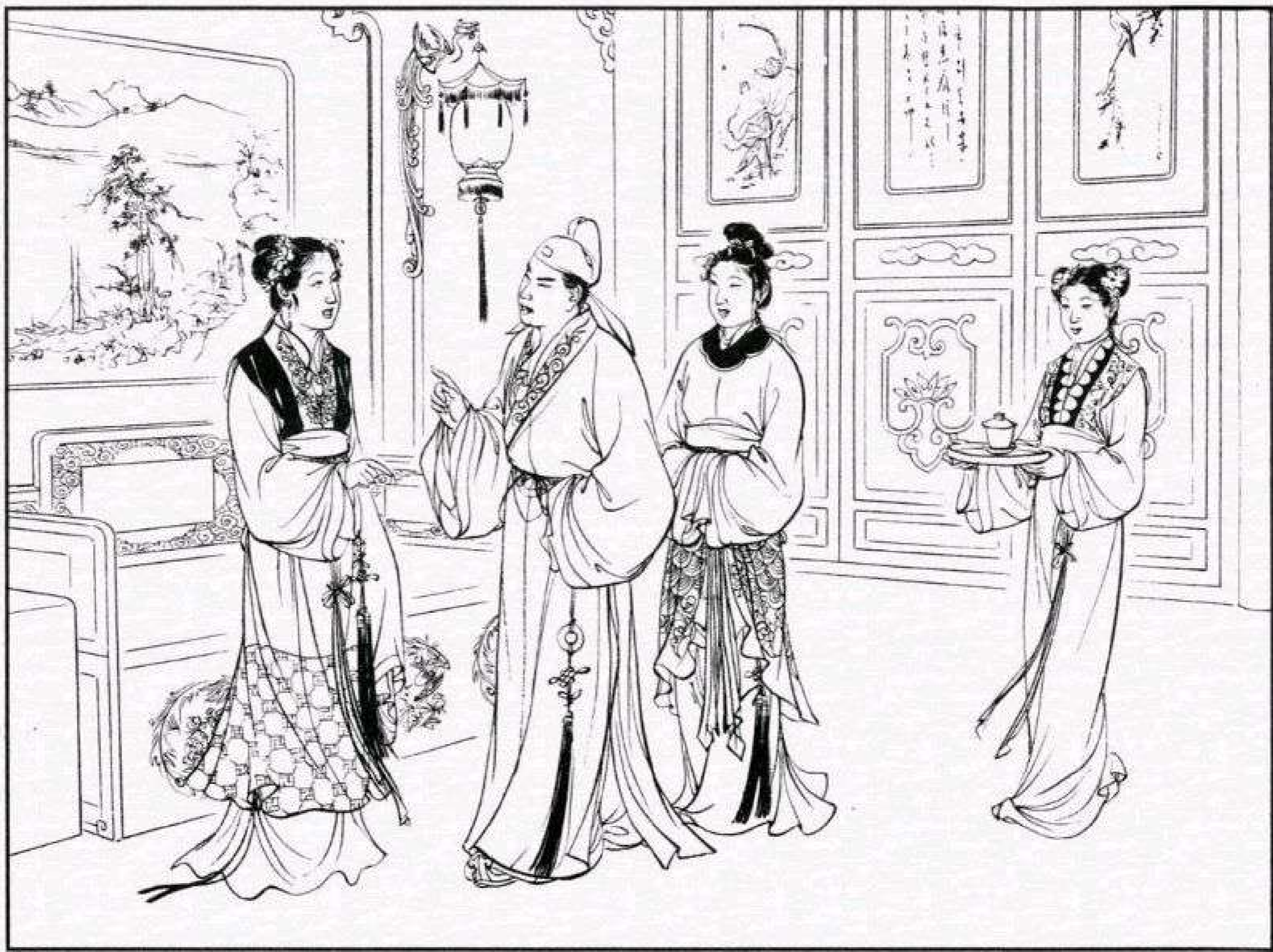
这天，凤姐正要歇午觉，贾母的大丫头鸳鸯又来找她。凤姐懒得应酬，便装着入睡，由平儿去接待。两个没有说上几句话，贾琏也进来了。



贾琏看见鸳鸯，笑道：「巧了，我正要找姐姐去，倒省我走一遭。」一面说，一面便骂小丫头：「怎么不沏好茶，连平儿也这样丢三忘四的。」



鸳鸯便问：『又有什么事要找我？』贾琏低头含笑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『这两天，因为老太太生日，还有几家红白大礼，一时竟短二三千两银子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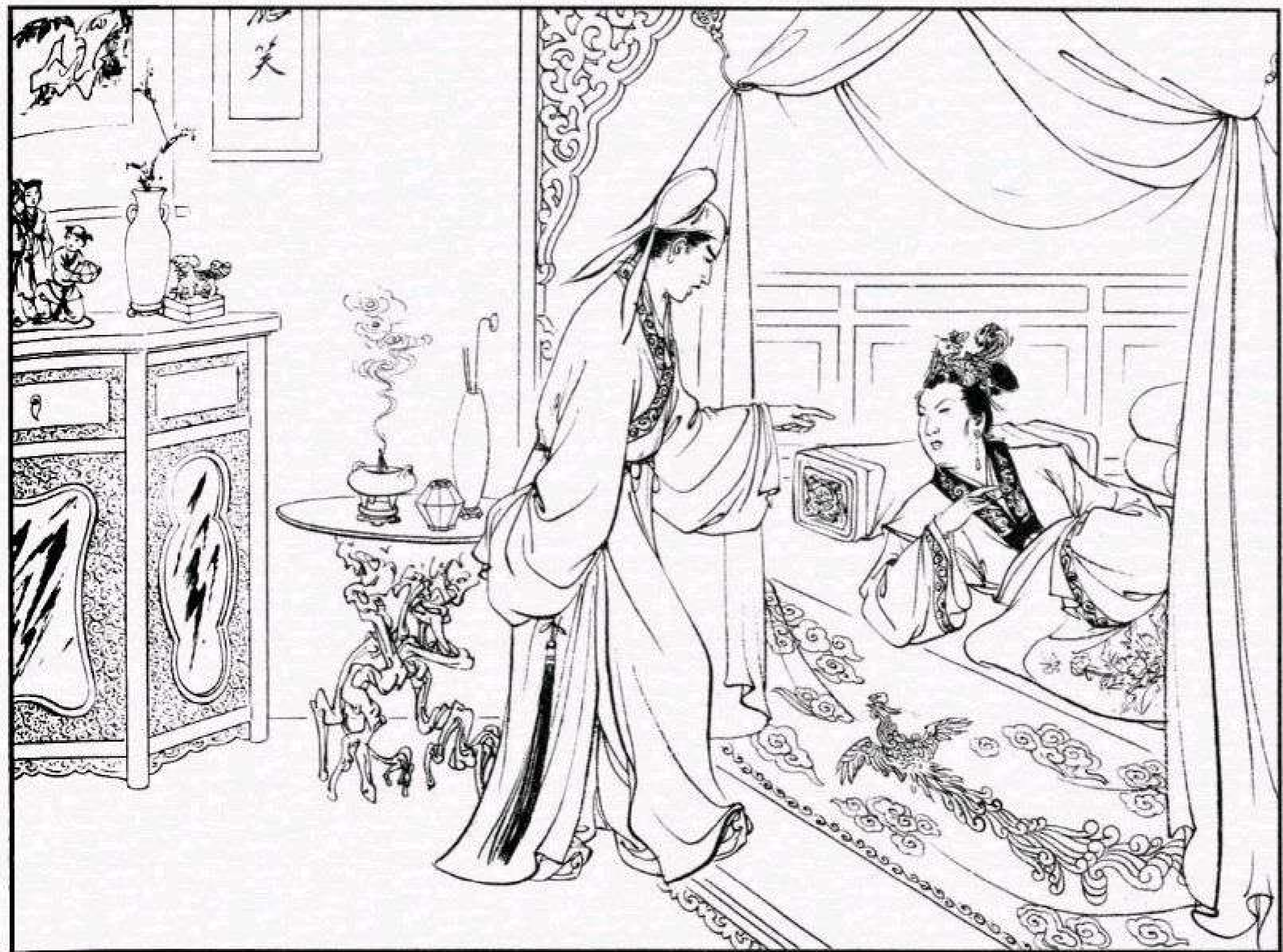
贾琏顿了一顿，又说：『我想求姐姐担个不是，暂且把老太太用不着的金银家伙，挪出一箱来。约莫过半个月，各处房租、地租交来了，我就赎出归还。』



鸳鸯听了，笑道：「你倒会变戏法，亏你想得出
来！」一语未了，贾母那边小丫来找鸳鸯。鸳鸯知贾
母有事，急忙去了。贾琏进入里间，却见凤姐躺在床
上。



凤姐问道：「鸳鸯可曾答应了？」贾琏道：「少不得你再去说说，才作数呢。」凤姐笑道：「若说定了，你谢我什么？」贾琏道：「你要什么就给什么。」



凤姐笑道：「这一时，我也恰好短一二百两，就让我赚了这点辛苦钱吧！」贾琏听说，便道：「你也太狠了，烦你说几句话，就要这么大的利钱。」



凤姐不等贾琏说完，翻起身来说道：「什么利钱不利钱，你要是不愿，我不管就是。如今里外上下，背着，我嚼舌的不少，就短了你来说我了！」



贾琏见凤姐急了，忙又赔不是，一面催凤姐立刻向鸳鸯说去。不一会，凤姐从贾母那边回来，说事情已经妥了。贾琏欢喜，连连夸着凤姐。



贾琏、凤姐正说着，平儿瞥见宝玉房里的丫头袭人走来，忙迎了出去，悄悄地问道：『你敢是来问月规钱的事么？快别去问！』



袭人奇怪，便说：『这是为什么？』平儿见左右无人，轻声地说道：『你可不许给别人讲！这个月各房的月规钱，我们奶奶借给人使呢，再迟两天就放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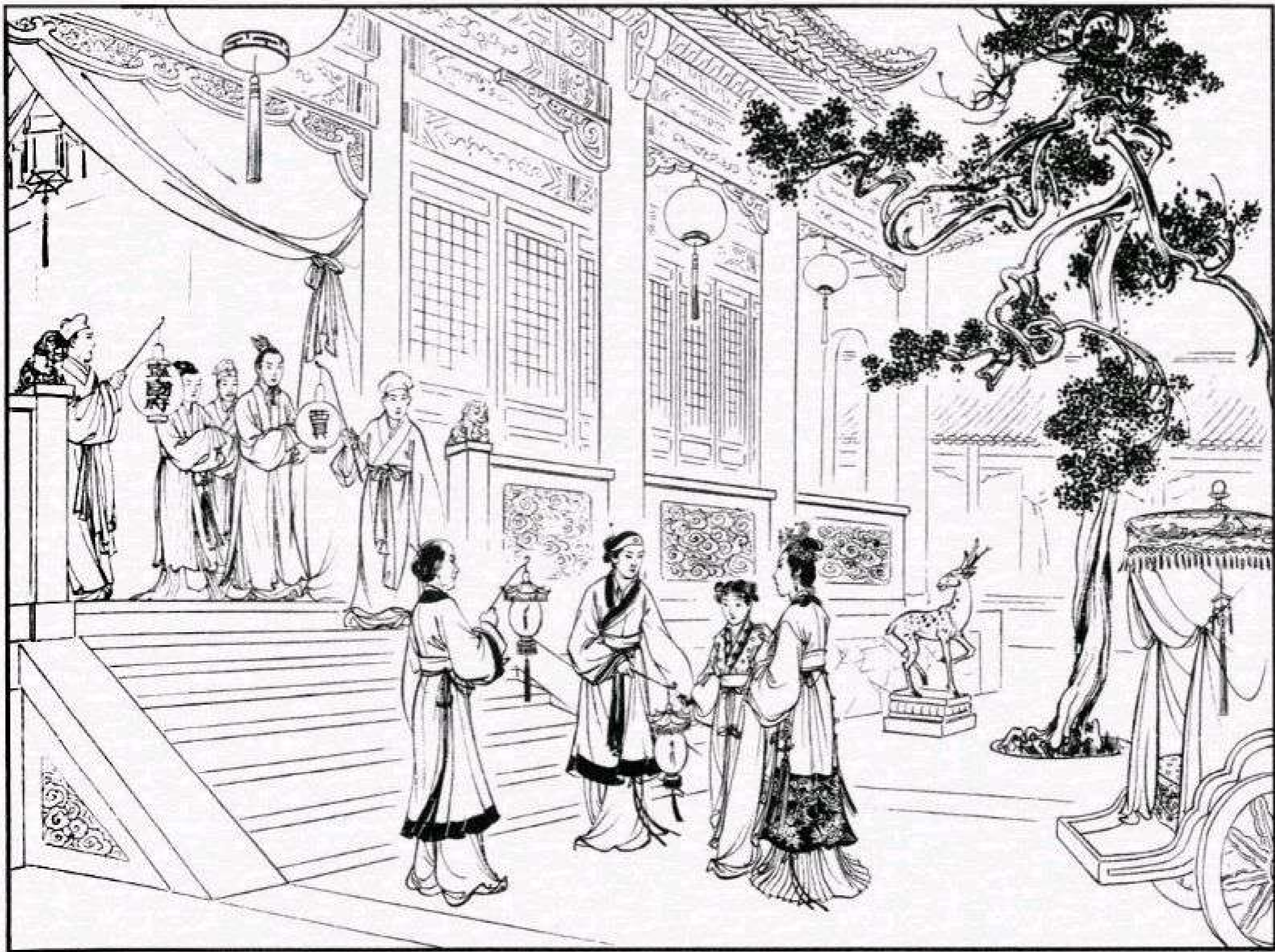
袭人不等平儿说完，冷笑道：「谁不知道你们奶奶手里足有几万银子，难道还不满足？倒拿我们奴才的钱放了赚利钱，害得大家呆等着。」



平儿送走袭人，贾琏、凤姐还在说话。忽然有人急
急来回：『东府蓉大奶奶没了。』凤姐不觉吃了一惊，
连忙带了丫头、婆子，赶到宁国府去。



到了宁国府，凤姐下车，一手扶着丫头，两个婆子，提着明角灯前导。凤姐进入灵堂，那眼泪恰似断线的珠子，滚将下来。



贾家四代都来吊丧了。凤姐哭得像泪人似的，秦氏的翁姑贾珍、尤氏劝了好一会，凤姐才止住了哭声。



这时，宁国府上下忙作一团，贾珍悲痛过度；尤氏犯了旧病；贾蓉又年轻未经世，办理丧事，总没
有个头绪。



贾珍因凤姐从小精明能干，近年在荣国府当家，格外显得老练有手腕。便拄了拐杖，来见邢夫人、王夫人，要请凤姐去宁府相帮照管。



那凤姐平素最喜卖弄能干。邢、王二夫人还以为凤姐未曾经过丧事，怕她料理不当，被人见笑，不料凤姐倒很有把握似的，当面答应了。



贾珍对秦氏的丧事极力铺张，举凡停灵、做七、拜忏、发讣、开丧，无不求奢华。凤姐里外张罗，总揽一切，忙得片刻不得歇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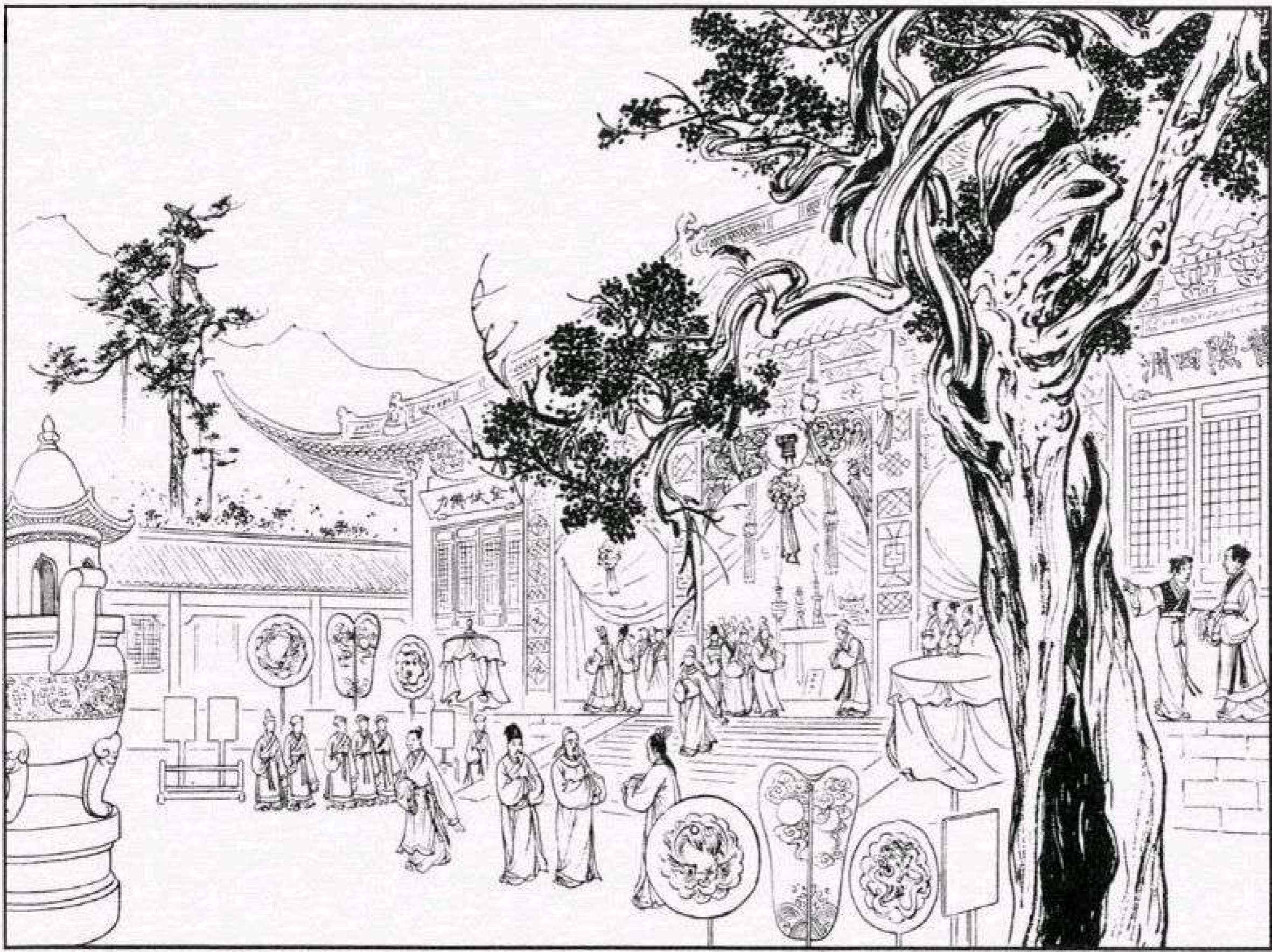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出殡那天，一应仪仗、执事陈设都是新做的，光彩夺目，连同送殡车轿足有三四里长，浩浩荡荡，直奔铁槛寺而来。



这铁槛寺原是当年宁、荣二府修造的，以备京中族人停灵之用。大殡到了那里，寺里僧众列队出迎。待安下棺柩，所有行列方才陆续散去。



凤姐却还得等做过三天道场，方能回去。因为铁槛寺人多嘈杂，供应也不方便，便派人和馒头庵当家的尼姑静虚说了，叫她腾出几间房来预备做下处。



馒头庵原名水月庵，离铁槛寺不远，也是宁、荣二府施舍修造的，因庵里做的馒头特别好，就得了这个浑号。当下静虚听到凤姐要来暂住，连忙张罗起来。



傍晚时分，凤姐见铁槛寺里的事情大致已妥，自己便辞了众人，带着丫头到馒头庵来歇息。静虚早带领尼姑迎接出来。



凤姐因静虚接待殷勤，笑道：『你们师徒怎么不到我们那里去？』静虚道：『可不是，这几天因这里佛事忙，就没有来请奶奶的安。』



叙了一会，静虚把椅子向凤姐挪近一步，趁机说道：『我有一件事，正要到府里当面恳求奶奶。』凤姐忙问什么事。静虚念了一声佛，就说出一件事来。



先前，静虚在长安善才庵当『住持』，有个大施主姓张，是本县大财主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小名金哥。



有一次，张员外带着金哥来善才庵里烧香许愿，不想碰上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李少爷。



那李少爷一眼看见张金哥，就像发现宝贝似的，尽把眼睛瞟住不放；后来，也不顾张员外在旁，嬉皮笑脸地跟着张金哥打转。



第二天，李家便打发人到张家来求亲。不想金哥早几年已受了长安守备赵公子的聘礼，因此只好依实回了话。



托，使他搁不下脸，就声言不管怎样一定要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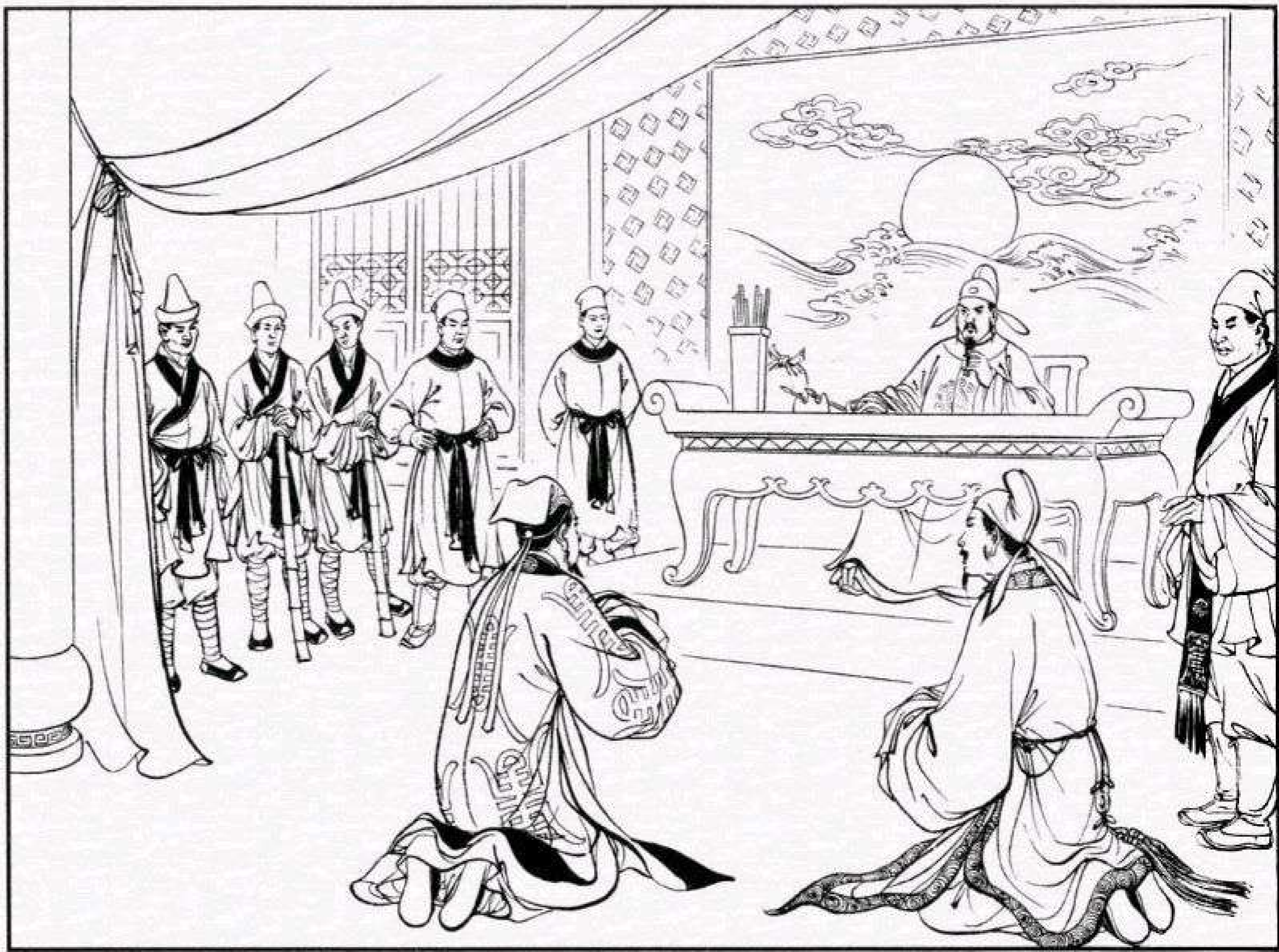
这李少爷听说金哥已经许人，只道是她家有意推



偏是张员外贪慕李家的富贵，嫌赵公子是个卸任守备的儿子，无权无势，也不管金哥是否愿意，就派人向赵守备家要求退亲。



赵家见张员外无缘无故要退亲，又气又恼，赶到张家吵闹，说：『一个女孩儿，你要许几个人家？』一定不肯退聘礼。两家就打起官司来。



女家明知是自己理屈，却挡不住李少爷硬吓软骗，定要赵家退亲。他们仗着花得起银子，就到京里走门路来了。



——静虚说完了张金哥的事，瞧了一瞧凤姐脸色，然后继续说道：『如今长安节度使云光老爷，官高势大，这件事倘能由他出来作主，便好办了。』



凤姐道：『话虽如此，但云光老爷怎肯出来作主呢？』静虚笑了笑，说：『正是呢，为了云光老爷和府上相好，正想请奶奶和二爷说说，写一封书信。』



静虚凑近凤姐耳边说：『要是能让赵家退亲，张员外哪怕倾家荡产孝顺奶奶，也是情愿的。』凤姐笑道：『二爷这一时出门去了，我也不做这样的事。』



静虚听了，顿时一呆，半晌叹道：『虽这么说，只是张家已经知道求了府上，如果奶奶不答应，倒像府上连这点面子也没有似的。』

觀自在



林中觀自在



觀音如來

这话正摸准了凤姐的脾气，凤姐忙变话头说：『你是知道我的，从来不信什么缺德伤阴报应之类。不论什么事，我说要做就做。』

凤姐又爽脆地说道：『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，我就替他出这口气。』静虚听说，欢喜不尽，忙说：『有，有！这个不难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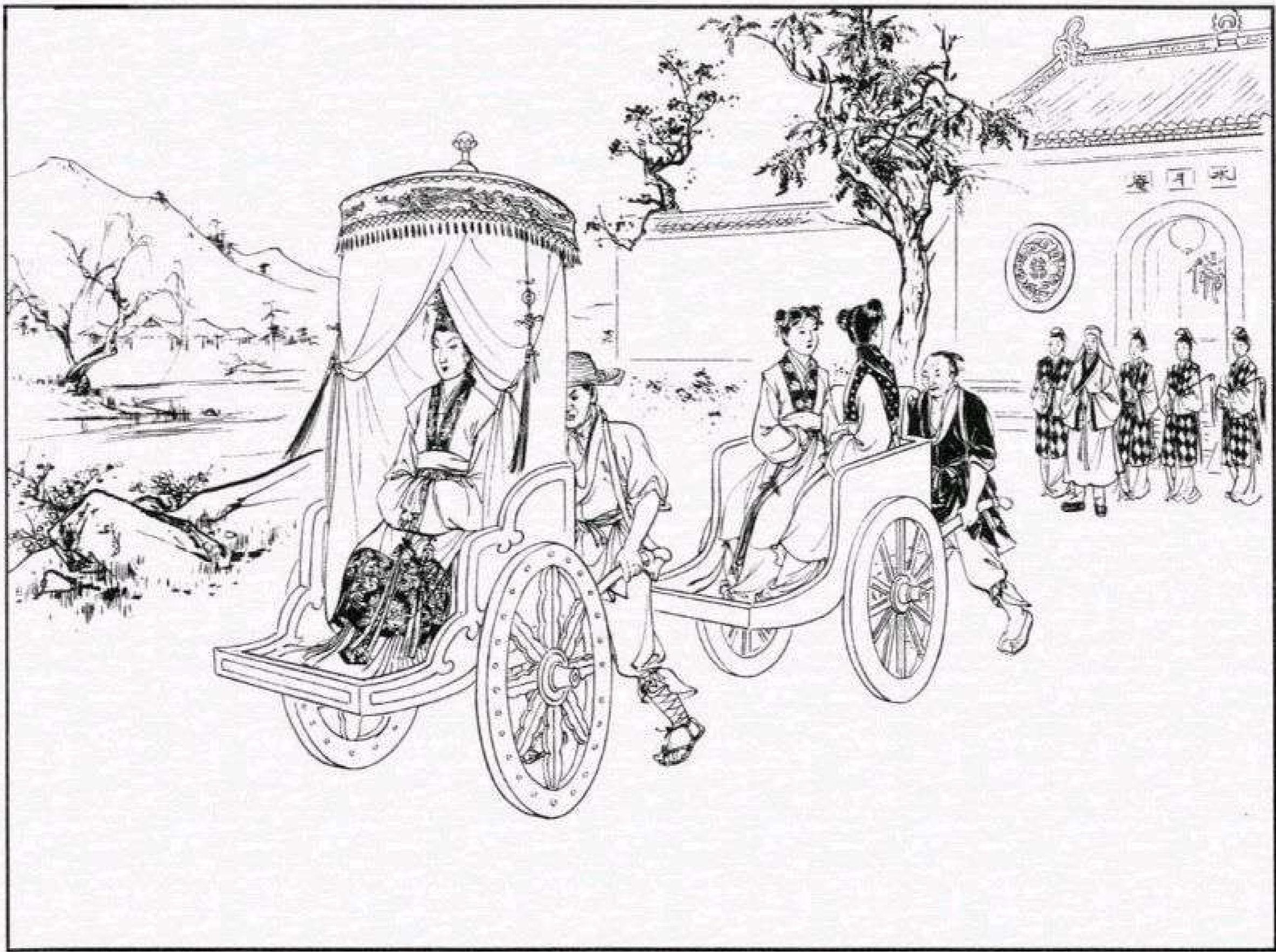
觀自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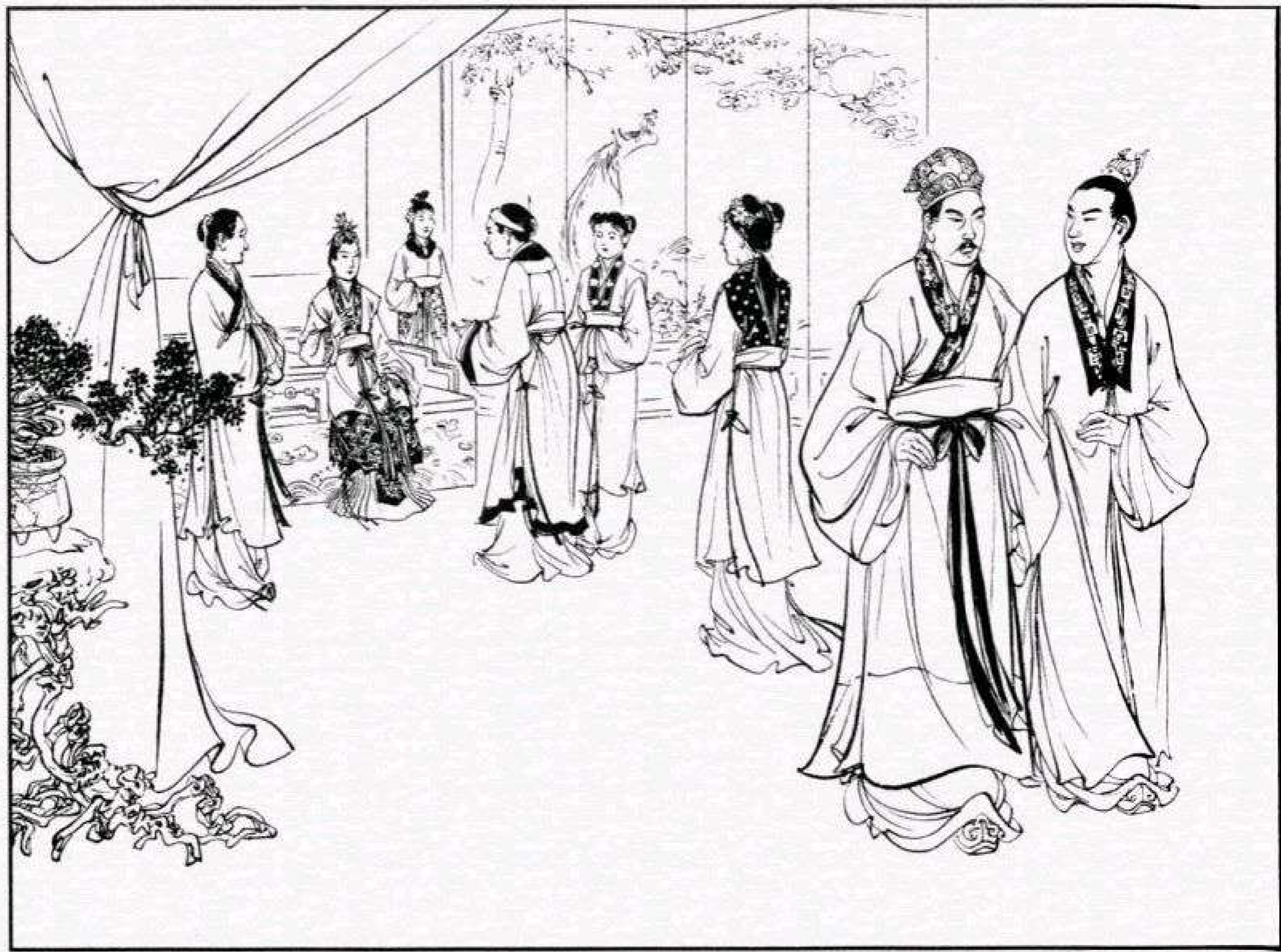
静虚便请凤姐立刻去办。凤姐道：『嗳呀！你瞧瞧我这一时忙的，哪一处少得了我？既然答应了你，自然要给你办的。』



凤姐在馒头庵住了三天，待道场做完，心里急着要回荣国府，一则静虚托的事要办；二则馒头庵师徒虽极力张罗，殷勤招待，但总嫌不便。



待回到荣国府，一时贾珍、贾蓉来谢；一时贾母、王夫人又打发人来问她家务，把个凤姐忙得不可开交。



凤姐把家务料理清楚，想起静虚的事来，因叫心腹小厮来旺儿来商量。来旺儿迟疑一下道：「事情倒不大，只是二爷出了门，这信如何出面，却是难事。」



凤姐想了一下，此事万不能让贾琏知道，便叫来旺儿去把府里的文书相公传来，假托贾琏所嘱，照凤姐的意思写好一封信，由来旺儿送去。



来旺儿拿了书信，连夜上长安府。那节度使云光原和贾府是旧交，又见元春封为贵妃，所有亲戚又多是当朝权贵，正要巴结，哪有不允之理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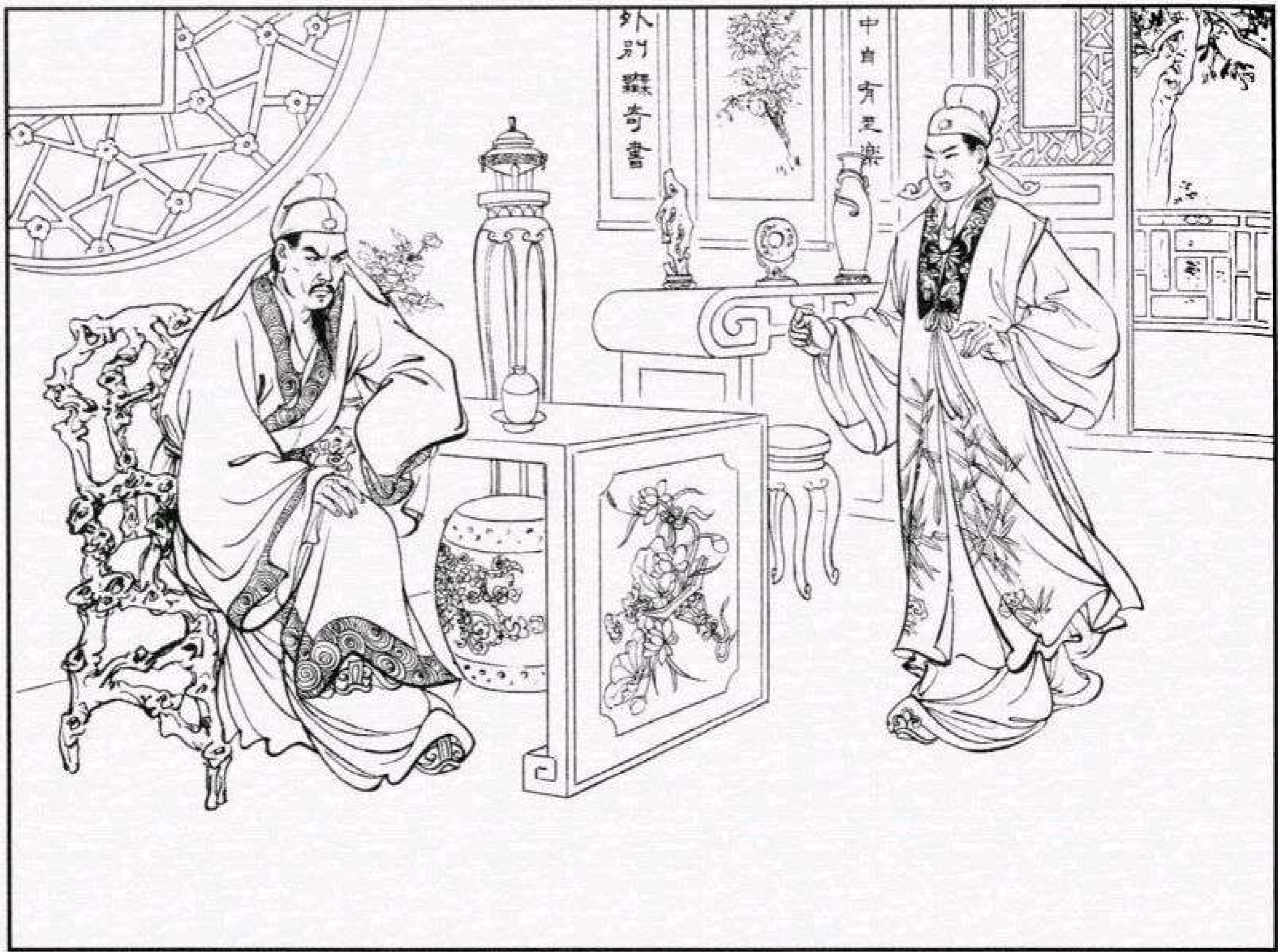
云光只把信略略看了一下，便不管青红皂白，写了回信，叫来旺儿回复主人，这件事准由他一力办妥，担保不生枝节。



凤姐得了回信，知道事情已经妥帖，等静虚来问消息时，却说云光起先如何不允，费了多少周折，好容易才答应下来。



那赵守备本来也是当地世家，只是不懂得谄媚逢迎，不讨上司喜欢，寻了他一个错处，将他免职。他心里正有一股怨愤，无从发泄。



偏偏张家无理要求退亲，他越发愤慨，加上赵公子深慕张金哥的才貌，虽未迎娶，早就一往情深，因此拿定主意，不允退婚。



那天，父子两个正在谈论这件事，却见小厮来回：『长安节度使着人送了信来。』赵守备奇怪，暗忖：与云光素无来往，何以派人送信来？



那公人把节度使的信呈上，赵守备拆开一看，信里不说什么，只说第二天晚上略备水酒，邀请同饮，还有一件事面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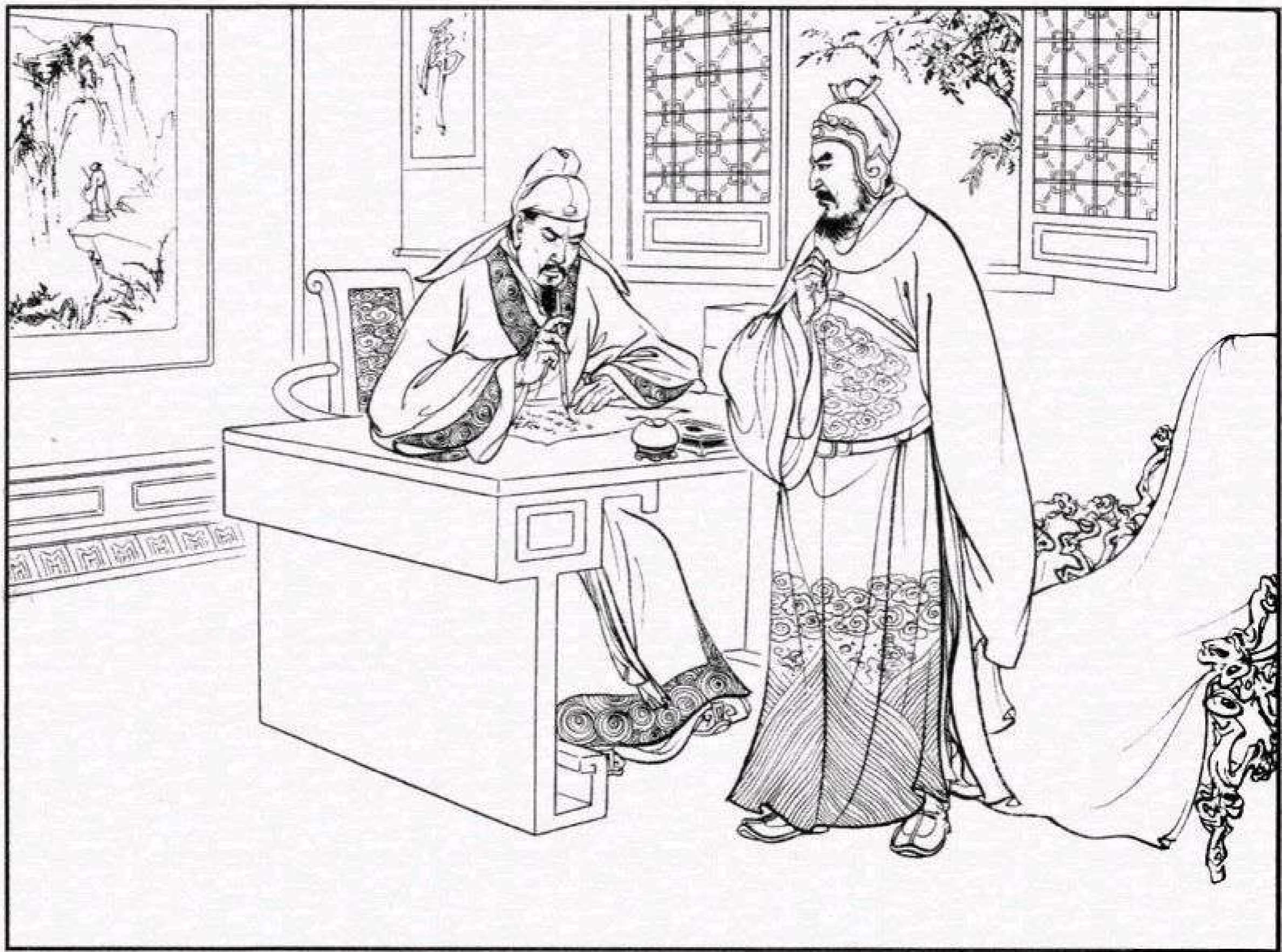
这节度使原是守备的顶头上司，赵守备已经卸任，只当是要问问他从前在任上的情形，所以到了第二天，便端正衣冠，去见云光。



席上，云光先是做好做歹，劝赵守备另攀高亲；后来说到李少爷对于那头亲事势在必行；最后竟沉下了脸，要赵守备立即写一张『退婚书』，了结此事。



赵守备万料不到节度使为了这件事找他去，要待不允，无奈惧怕权势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当场写了一张退婚文约。



谁知慕势贪财的父母，却生了一个多情多义的女儿。张金哥自从在善才庵撞着李少爷，见他油头粉面，举止轻浮，心里就非常厌恶。



不料回家以后，李家就派人来求亲，还说了许多威逼利诱的话。张金哥心想：自己已经许了赵家，这事是断断行不通的。



可是没隔几时，张金哥见她父亲的意思已经活动，要和赵家退亲了。金哥这一急非同小可，自己关在房里哭，却又不敢当面向父母力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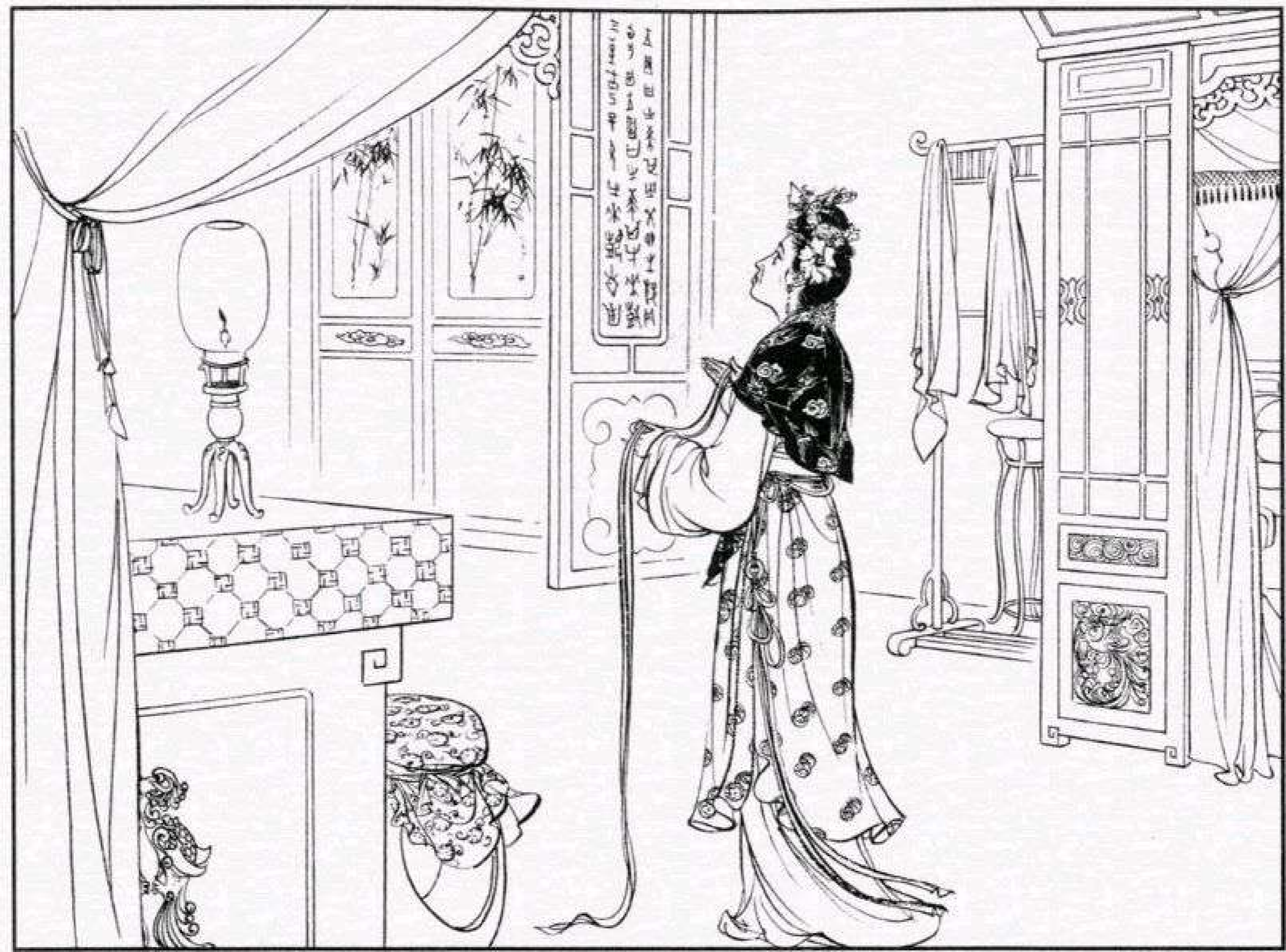


强得多？

张员外明知女儿不愿意，也不理她。心想：女儿的事该是父母作主，李少爷有财有势，岂不比赵公子



张金哥见父母平白向赵家退婚，还把自己另许给李家，也不再哭泣，一连痴呆了几天。一个晚上，趁着夜深人静，便悬梁自尽了。



再说赵公子遭到张家退婚后，虽然想不出什么办法，却下了决心，终身不娶。父亲做好做歹劝他，他只是不听。



张金哥自缢的消息传开后，赵公子嚎啕大哭，知道退婚的事全是张员外的主意。金哥这等烈性，实在可敬，他毅然走出家门，投河而死。



静虚把张金哥、赵公子双双惨死的事告知凤姐。凤姐道：『哪有这样的傻姑娘，偏偏碰着这个傻公子，叫人听着，倒是怪可怜的！』



王 熙 凤

红楼梦之三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潘勤孟

绘画 张令涛 胡若佛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 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